

街头修鞋摊儿

百姓纪事

一袋油菜

第一次见他，他坐在一个家属院的门口，手中捏线握锤拿剪刀，把一双双鞋子的裂口缝得密密实实。年轻人手艺好，顾客就云彩一样一团团扑过来，围着他。他一边说着笑话，手里的活儿线似的扯不断。他说笑话的时候并不看人，只是偶尔用绕在脖子上的白毛巾擦擦汗，擦着擦着白毛巾就变了色，成了麻雀灰。从未见他喝水，可汗珠子一滴滴在他的脸上游动，或被他的手碰碎，或安然地落在膝盖上。

一棵小草在他的身后泛着绿。

这是一张黝黑却英俊的面孔，他的眼睛在难得的闲暇时，会眯一会儿。有时他的嘴唇会无故地翕动，如鱼鳃在呼吸。听人说，他离大学校门一步之遥，可贫穷碾压他，车轮又碾压了他。他修理了一双双的鞋，安装了一个个断跟儿。一双双男人的脚穿着他修的鞋，带着他手中温热的气息走得很远，有的走到了云彩上。而他不能给自己安装一条跳跃的腿，不能把自己变成一只小鹿。

他的双手忙碌着，一条独腿也没有消闲，他的腿一天到晚承受着鞋子的重量锤子的重量生活的重量。

春秋两季，他的事业旺中之旺（为什么不能叫事业呢？一位记者采访他时，就是用珍珠般的“事业”两个字），五六分钟就会有顾客在他脚前的铁盒子里投下两三元或四五元的钱。他看都不看，也不怕别人少给，听到投下的钱有些沉，只淡淡地说一句：“自己找零吧。”那个铁盒子就是他的银行，他一个人的。他不怕人来抢，不怕他的银行里出现假钞，他的银行也没有保安，所有的顾客都可以在其间出出进进。

树叶在他的头顶绿了黄了，长了圆了，他在鞋摊儿前坐成了一块岩石，坐过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。大雁可以南飞，而他唯一的假期就是春节。年三十的下午，他以金鸡独立的姿势收拾着自己的东西，善意地谢绝了别人的帮忙。他一条

健壮的腿忙碌地在地上画着线，画着圈，画得身体热乎乎的。画圈时身体不住地往下向矮着，佝偻成一只蚂蚁。收拾妥当，又望了望被城市的高楼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天空，然后，跨上他那辆破旧的机动三轮车，突突而去。

过了正月十五，他又骑着机动三轮车突突地回来了，他的面前是一张张激动的期盼的脸，他的脚前堆满了花花绿绿待修的鞋。仍是叮叮当当的锤子响，仍是一双双手在他的银行里出出进进。他一边修鞋一边说笑，他的笑声弯曲着，一节一节往高处飞，有些挂在了树杈上，有些飞得更远。

一天，我在那个修鞋摊儿附近的商场存车，钥匙正在锁孔里转动时，听到了背后洪亮的声音：“给你存车牌！给你存车牌！”

回头一看，多么熟悉的笑脸。这张笑脸忽地升高了，升得有了让我仰视的高度。是否他把腿也修好了？他就那样站立着一脸灿烂地望着我笑，自豪中还有些羞涩。我也望着他笑，一种无所适从的笑，我还难以适应他一下子增加的高度，我的记忆仍停留在修鞋摊儿上。他那天是临时帮商场的人看车的，他自己的摊子却无人看管。

后来他的修鞋摊儿上竟飘出了歌声，歌声风一样把他头上的乌云吹散了。他手中的锤子仍旧以激越的声音穿过人们的耳膜，穿过这个城市的心脏。其实，他可以走更远的路，可以爬更高的山。

有一天，那个修鞋摊儿突然不见了，不知被风刮走了，还是……来来往往的人啞哑嘴，诧异的目光丢得满地都是。

我在城市的一隅见到他时，他正坐在水泥板上眯着眼睛晒太阳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地方呢？”

他半晌才抬起困倦的眼皮说：“别，可别挡住我的阳光。”

初冬的天气，他却把四肢团在一起，像一幅凝重的水墨画。

◎段俊生（河南平顶山）

武汉封城之后，鲁山县城开始禁行，劝阻居民上街，乡下各村则挖沟断路，不准出入。我住的小区防护得特别严密，两个出口一个用铁丝网封得严严实实，一个设卡站岗，四五个保安身穿灰制服，臂戴红袖章，雄赳赳地站在那里，不准出入，小区内也禁止随便走动。其实居民都很自觉，谁愿意冒生命危险呢？我家住九楼，偶尔开窗看看外面，屋门是从不开的。这样宅在家里，开始还挺受用，大人不用上班，小孩无须上学，冰箱里有储备的食品，电视里有丰富的节目，坐坐看看，吃吃睡睡，倒也安然。因有闲暇，除必看各地疫情外，我也读了几篇《方方日记》，看了几篇评论文章，写了一首七律《武汉有疫》和一篇古风《战“疫”雄歌》发在微信群里，有几个好友点赞评论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但不久，这好心情便被打破了。“肉还有一块，青菜已经吃完了。”农历正月十三的晚上，妻子发愁地对我说。

“这都怨你，我说多买点，你偏不让！”

“看你说的，早知尿床一夜不尿，谁知道今年会有疫情呀！”

往年办年货时，总想着过年多买点东西，结果年年都是青菜吃不完烂掉，到夏天肉还没吃完，冻得像铁疙瘩，吃着难吃，扔了可惜。今年赶集买年货时，妻子坚决反对多买：“初二超市都开门了，啥都是鲜的，何必现在买那么多呢？况且节后猪肉也便宜了。”

她说得有理就照办了。岂料该死的冠状病毒打乱了计划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坚持吧，好在米面很充足，饿不着的。

坚持几天，首先孙子孙女不干了，“爷爷，我要吃肉。”又坚持几天，儿子儿媳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不掺青菜的面条不是一般地难吃。”

我第一次为生计犯愁了，出不去，出去也没处买呀，抽屉里有现金，手机绑定的有

银行卡，但金钱有时候还真不是万能的。

上午，妻子的电话突然响了，我在旁边一听，是大灵的声音。“大姑，今年春节本想去看看你也去不成，咱庄封了，路上挖条深沟，村干部在那儿守着，谁都不让过呀！”

大灵是妻子的娘家侄媳妇，住在离城八里的兴庄，聪明能干，干脆快活。每逢春节她和丈夫大奇一起携带礼物来家探望。今年因有疫情出不来，现在打电话问候，叮嘱我们千万要注意身体，然后说：“大姑，我估计你家的青菜不多了，今年我种的油菜长得可真不赖，刚才我割了一点，但咋能送去呢？”

我一听油菜，立马来了精神，还没等妻子张口，就抢过电话说：“能送能送，正缺青菜呢！可以这样……”

晚上七点，天色慢慢暗下来，我找件风衣穿上，算是防护服，戴上口罩，架上墨镜，包得严严实实来到小区北入口铁丝网下，大奇也准时赶到，我知道他是从村后麦地里出来的，昨晚落点小雨，他鞋底上还沾着黄泥呢。他吃力地把一个鼓囊囊的塑料编织袋举起来，我高举双手接过来，顿时感到沉甸甸的。大奇头上冒着热气，额头上的汗顺着口罩带滴下来，喘着气说：“姑父，回去记着把菜晾干，放在袋子里两天就黄了。”

“知道了，你快回去。”我扛起袋子就走，忽然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来的，扭头看时，他已转过楼角看不见了。

我打开了客厅里最亮的吊灯，解开袋子，碧绿肥嫩的油菜一把一把用红塑料绳捆起来，整整齐齐地排在袋子里，择得干干净净的，连一片黄叶也没有。

我和妻子如获至宝，把油菜一把一把放入冰箱保鲜室，正在视频喝酒的儿子看见了，大喊大叫：“炒一盘炒一盘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一盘青翠鲜嫩色香诱人的烧油菜上了桌，儿子用筷子指着盘子向酒友夸耀：“看看，看看！你们谁能享受？这可是刚才还长在地里的东西！”

说得也不错，此时此地此景况，能吃上如此鲜菜，也真够使人羡慕了。

晚饭吃得很晚，但吃得很香。

夜深了，儿子的酒场散了，儿媳和孙子孙女都睡熟了，我和妻子却毫无倦意，妻子念叨了一会儿大奇大灵两口子的好处后又去看手机，而我又忆起了五十八年前的一件往事。

那时我八岁，父亲在县城上班，母亲和我住在农村，是村里的缺粮户。正是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，父亲去许昌培训十几天没有回来，家里几乎断粮，母亲是要强爱面子的人，不肯去四邻求告赊借，只是减少面食，增加野菜，天天系连着，意欲拖到父亲回来。有一天早上吃的全是野菜，还不到中午我的肚子就咕咕直叫，姐姐不知什么原因大发脾气，竟和母亲吵了起来，妹妹弟弟也哇哇哭闹。

“他婶子，他婶子，你过来一下！”我家东邻史大母站在稀疏低矮的篱笆墙边，大声招呼。

我随母亲走上前去，看见她捧着一瓢青黄色的面粉，对我母亲说：“孩子们是饿的呀！这瓢豆面你拿去先吃着。”

篱笆墙是象征性的院墙，什么也挡不住，她对我家一举一动了如指掌。

“不，你家也不宽裕。”史大母家有壮劳力，工分多，分粮自然比我家多点，但也真不算宽裕。看我母亲推辞，史大母径自隔着篱笆把面递过来了：“你接住，接住！”母亲接过那瓢豆面，眼里闪着感激的泪花。

那天我们家不到晌午就开饭了，红薯叶稀面条，那好吃的味道，到现在我还记得。

一瓢豆面吃了两天，第三天父亲回来了。母亲把父亲买回来的小麦面粉挖了一瓢，摞了又摞，拢了又拢，千恩万谢地还给了史大母。

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，老辈们都已亡故，我也从垂髫小儿变成了苍髯老翁，其间经历过的大事小事，公事私事，背会过的唐诗宋词，元曲汉文，早已模糊不清，遗忘殆尽，独有这一瓢豆面不曾忘怀。锦上添花不显，雪中送炭火红。那些急人难，救人急，不等求助而相助，不求回报而相帮的人，才是最可贵的人，最可敬的人。

一瓢豆面，一袋油菜，我会记到我不能记忆的时候。



林间苍鹭 曹阳 摄